

行走

大块文章

高海涛

当清凉江、江江河、老盐河与三岔河、老赵户等河流与村庄，神奇地融合在一起，必定会是不俗的大块文章。“大块”就是大地，“文章”指错综的色彩花纹。既然是文章，必定有一种精神指向。

清凉江，江宽水清。风一吹，波光粼粼犹如一块大橡皮，稍微一动，就抹去了野鸭弄出的波纹。

扑棱棱，一只野雉从脚下飞出。响声又牵出几只野雉，从不同的地方飞出。特别是我在专心看清凉江拐弯，或有小河汇入时，岸边草丛中，突然飞出一只野雉。不但惊吓到人，也惊吓到了几只野鸭，从芦苇深处，一直向江心飞奔，干练敏捷，落到水中时，翅膀仍呈飞翔状态。

走着走着，就走进了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仿佛看到那么几个泥人，在水与大地间游走。确切地说，是几个麦色的泥人形状。在水中游走时，土的成分多一些；在大地上游走时，水的成分多一些。半透明的，似乎是映在毛玻璃上的影子。当它们暴露在太阳或月亮下面时，便回归了水与大地。影子也不曾留下。

弯腰伸手触一下江水，凉，却不冷。掬一捧，用舌头舔舔，有点儿咸。江边有一小船，一人站在船上收网。远处的江心里，也有一小船，船尾、船头各坐一钓者，静止带动周围风景，组成一幅水墨画。这时，桥上走来一位红衣女子，风推着她走，风衣被吹成一面旗，

人间

一笔糊涂账

毕东明

我十来岁时，家里盖了四间“砖包皮”。不仅抖落掉家底，还拉下一两千元饥荒。对于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父亲，这是个天大的窟窿。即便是这样，宁可勒住脖子不吃不喝，扎紧腰带拼死拼活，也得把房子盖起来。谁都想活出个样儿来、出过个好儿来。

向世荣大叔借了几百元。世荣大叔长得白白净净，戴着比瓶子底都厚的眼镜。每次世荣大叔来家里，都会拎着个点心匣子，里头装着让人直流口水咽唾沫的桃酥。走的时候，母亲会从炕席底下掏出一沓钱，十元面值的少，大多是一元、两元的，看起来也就一头二百。

有一回，发生了争执，世荣大叔说总共还了多少，还差多少，有一百多元说来说去就是对不上。那时候，不兴打借条，就靠良心记，全凭脑子想。世荣大叔走了后，父亲说，咱都好好想想差在哪里，想不起来对不上账，咱就认了。母亲没有二话。

没过几天，世荣大叔又来了，照样提着点心匣子，还是吃了饭要走。父亲说，差的那一百多元，大概是俺们记错了，账算俺们的。世荣大叔说，也备不住俺记得不准，不要了，不要了，让孩子们念书用吧。最后还没还，世荣大叔要没要，我不知道。想必是还了，因为世荣大叔后来送来了一只没有长犄角的羊。

还账的日子慢，年来得快。那时的人不会赖账，宁可砸锅卖铁、扒皮熬油也得还账，不为别的，为了脸面，也求个心安。一旦干了昧良心不带劲的事儿，就成了臭鱼烂虾，谁见了都躲着走，只能插起门来跟天过日子。可是，光顾着还账，日子真就过不下去了。原来过年还能吃上顿肉饺子，这回没盼头了。

父母愁得没法儿，就盯上了院子里拴着的那只羊。羊还没成年，骨头架子大，没多少肉。羊眼巴巴地和人对着看，好像预感到即将到来的不幸。我哀求着父母别宰了它，它还是个羊孩子。羊是我们快乐的源头。小伙伴放羊，它凭着个儿大成了头羊，领着一群羊跑来蹦去，乖巧伶俐顺从听话。十分尽责地保护着羊群的每个成员，遇有危险，总是冲在前头。我天天都喂它，它天驮着我满村跑。

我没能留下它。父亲请来代大爷，硬是把羊宰了。村里好多人来买羊肉，地上放着筐箩，谁买了肉就把钱放进去。代大爷只管割肉、上秤、算账、报钱数，给多少钱谁也不看。肉卖完了，账交代清了，还多了几元钱。父亲想把这几元给代大爷，代大爷说什么也不要。父亲把头、蹄、下水，还有羊骨头都给了代大爷。好说

倒映在水中，桥就成了一艘蓝色大船。

是在南王庄汇入清凉江的那条小河，驱使我上得岸来。用百度地图，很容易看出，这是一条连接清凉江与老盐河的小河，但没有标注名字。大片的梨树林遮挡着视线，弯下腰，虽然看得更幽远。却总是望不到边，好像在海底，水就是一棵棵树干。站起来，逆着花苞尖的方向，看古老的树干，阅读沧桑。走久了，才找出最佳视角。蹲下，朝上看花苞与树枝，心胸便犹如蓝天一样辽远、开阔。吸进的每一口空气，都充满着叶蕊被花蕊涨开的声响。

江江河与清凉江汇合后，形成了一个三岔河。不难发现，江江河与清凉江围大地而成的“乾坤袋”内及周围，分布着三岔河村、南王庄、青牛庄、贾庄、左家庄、赵老户等村庄，临水最多的地方，便是从洪洞迁来后，落脚最早的村庄。

水滋养人，又围困人。先民从洪洞奉诏迁来，见此地河流交汇，是一风水宝地，便在此立村，取名三岔河；清康熙年间，因一座木桥，能让左家庄人就近越过江江河，这个在江江河臂弯里的左家庄改名左家桥；贾姓见东、西两面都有河流，便定居下来，以姓氏取名贾庄；青牛庄村也有两条河流；赵老户立村最晚，好位置都被占了，只好在“乾坤袋”口处立了个小村，可村子里唯一两条东西路，还是能直通清凉江的。传说，青牛庄

与对岸的赵老户有“青牛犯白虎”之说，为绝水患，在清凉江岸边建了一座真武庙。

虽然“乾坤袋”有这样大的承载，放到泊头内的黑龙流域里，就只是梨树上的一个梨了。黑龙港流域包括南、北排河两大主要河系。南排河系由南排河干流、老漳河、滏东排河、连接渠、索芦河、老盐河、东风渠、老沙河、清凉江、江江河等九条排水河道组成。看久了《泊头古河道变迁图》，就会发现三岔河，正是泊头河道的心脏部位。这个“乾坤袋”像人的心脏，更像一个鸭梨的形状。与梨花骨朵一样活力四射。

没有地图，根本无法弄清河流的走向，这是个指向四面八方、随意变幻的空间。语言最难描述的也是空间关系。当《山海经》的地形图、星空图全部丢失，只留下描述图的语言时，《山海经》就变成了一部充满怪兽、神鸟的天书。

清凉江是老漳河的另一个名字，据清光绪《枣强古漳官堤志》记载：老漳河，俗名清洋江，“洋”是水流的意思，不管多少浑浊的水流，一旦注入清凉江，一晚上就变清澈。而“江”与方言的“漳”读音相同。再后来成了“清凉江”。古文赋还有记载，大禹导黄河北行后，老漳河就成了黄河的一条支流。

去一个地方，或者认识一个人，路径不一样，感觉大相径庭。拐向三岔河大桥时，不经意地看到，西面弯道送来大片梨林，无边

无际。特别是那个立在梨林中央高高的铁架子，似乎有些面熟。到了跟前，果然是它，即便生了锈，观景台骨架依然。梨花还没有开，它在梨林里显得极冷清，爬上去，梨树林便有了边际。河原来才是这片梨林的脊柱。

传说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潘尊的中医，长年在山中采药，有一天发现了一只鸭子。他好奇地走过去，结果是个“山梨”。于是人们就称它鸭梨。

此时，最想知道泊头三岔河鸭梨的种植史。问了好几个村民都说不清，一位钓者插话说，这里鸭梨种植历史悠久，据说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而三岔河，地理环境优越，土壤肥沃，气候适宜鸭梨生长。

观景台，让人看到了梨花海，却隐去了枝干。观景台对于看花的人是浪漫的，是一艘航行在大海的船。那一刻，观景台便是观察世界的隐点，静心观察梨花的来源与动向。还是那些树，孕育出饱满花蕾时，灰褐色的枝干显示着强劲活力。特别是那些百年老树，显示出的生命力更加强劲，似乎整个清凉江河系都在为它们输送力量。而那些年轻的树，只有周围的风为其助力。我们习惯于分割世界，分割历史，分割人类。实际上，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一体的。当然包括河流与树木。

土路上的成片的沙土，不仅是上游沙河的独特馈赠，更是河水湍急与地球引力写下的诗集。而沙土、泊头鸭梨与那棵最古老的梨树，是一本自传。每个梨行都是一座图书馆，它的果实是一首首诗，向世界所有人开放，随时朗读。梨花就要开了，新诗的灵感也就来了。



泊(油画) 韩砚君 作

温故

心底的远山

张玉香

回到家乡，必定要去村后的山丘上走一走。

手捏不知名的野花坐在山头，看山脚的村庄，看远处河滩曾劳作过的农田，看蓝的天、白的云、曲曲弯弯的小溪，身心放空，在无人打扰的恬静中，心柔软得一塌糊涂，浅浅的喜悦随着拂面的微风，满山萦绕。

地处坝上高原的家乡，冬寒夏凉，风里少了温婉细腻，多了些许粗犷的力道。因无霜期短，种植最多的是莜麦和土豆，坝上三件宝“莜麦、山药、大皮袄”便是家乡特征的形象概括。对于一直生活在本地的村民来说，白天吃着莜面卷儿、山药鱼儿，喝点儿暖胃的小酒，晚上睡在热乎乎的土炕上，便是舒舒服展的生活。大前年，村民搬进小别墅，稍微上些岁数的老人睡不惯床也想吃柴火饭，便靠窗户打个榻榻米做成水炕，在院子里搭间小房盘个锅头，柴火锅的炊烟袅袅上升，生活便重新蒸腾出原始的味道。

早些时候，家乡田地劳作带着老牛踱步般的舒缓。河滩里、山坡

上，村民手扶牛拉的木犁，大声吆喝着，时而挥上一鞭子，一人、俩牛、一犁，在略显空旷的田地里，与树木、山沟融为一体，蓝天下形成移动的风景。最喜欢在田地劳作一下午坐牛车往家赶的时刻，上半身懒懒地斜靠在母亲或姐姐身上。仰头望，高远的晚霞下，夕阳染黄了高处的树叶，在牛车漫不经心的摇摆中，道旁的树木一棵棵向后移动。耳旁，父亲略带亲昵的喊牛声，母亲家长里短的絮语，还有牛蹄在土道的踩踏声，让山野山道的暮色浸入温暖和舒适，在不知不觉中，身体的疲乏一点点褪去。近年来，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普及，田间已看不到耕牛，前年回家，邻居用两匹骡子犁地，每匹头前用红绸拴着铃铛，随着有节奏的叮铃声响，竟如同不小心想到了时空连接按钮，痴痴在旁边坐下来，回味儿时的时光。

处于高原的家乡天空，性情直白明朗。晴天时，湛蓝的天幕澄澈明净，或有云朵浮游，蓝白边界清晰。阴天下雨也展示得明明白白，在田地劳作，能清楚看到远方哪个

我不只一次来过这里，但那都是为了梨花而来，没有像探险一样，沿河而来摸索来。为梨花而来，只能看到梨花。为河而来，才是看到梨花的根。

树上的梨花是活着的诗。她有枝、有干、有根，有千年的古黄河、老漳河、老盐河的灵性。诗不是《红楼梦》的葬花吟。落地的花，是速朽的，结不出果子。

风，吹过清凉江，粼光既像天上的星星，又像两岸的梨花，着实一个童话世界。

眼前那朵梨花的开放，意味着这一年的盛花期来到了。其实，这最后开放的一朵花，是最先来到这里的那滴水的另一种形态。

古老的梨树，被修剪枝条指向天空，犹如一张表盘，象征着时间与秩序。在这里，大地回归大地，不再是城市里被编了号、等待拍卖的地块。

“乾坤袋”的梨花把村庄、河流、大地与太阳融为一体，除了冬天与早春，这几个村庄很难辨认，这里生活着人，也生活着野雉野鸭子。生活着梨花和鸭梨，也生活着夏天与秋天。

清明的夜晚，满月升起来，梨花面对繁星，看看月亮。月亮微微一笑，星星眨一下眼睛，它们在打哑谜，我也不必曲解。突然，想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张曦教授的一句话：“对孔子而言，‘仁’不是某种美德。它是所有美德比例均衡地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后，他的内心所能产生的一种精神氛围。”

这个“乾坤袋”的河水“布料”，正是一只无形之手，在这块大地写下的一个不规则的甲骨文的“仁”字。

汉诗

有一天,我也老了

——沧州道德模范系列之人和村党支部

吕 游

有一天，我也老了
孩子们去了远方，独自留下我
那么大的房子，像个空巢
我是那个看家的人，除了我
只有孤独的烟尘，锅里
炖着菜肴，没人享用

有一天，我也来到青县人和村
作为那里的居民，在
村委会开办的食堂，和
那么多像我一样的老人们
一起吃饭，聊天，说心里话
那里就是家了，一个人的渴望
和其他人的渴望汇聚在一起
内心的小溪汇聚在一起，成了一条河流，激起欢乐的浪花

总有一天，巢穴会冷却
但是，人和村党支部送来的春风
还是把隐藏的青草唤醒了
孤独和孤独，鳏寡和鳏寡走到一起
就是一片青草地，心情可以婆娑
一个食堂就是一个新巢
微笑也可以长出翅膀，飞向北京
飞向天安门，飞抵想去的地方

家里有关爱，才会有温暖，才会幸福

一座食堂，不是目的
老有所依，才是目的
胡宗权，张建兰，王英……
一个名字就是一块砖
垒进食堂，垒进中国新农村
垒进新时代的每个村庄
把夕阳请进来，把栖霞请进来
暮色鲜艳，照亮余生

那天,我叫它清明

枫 楠

那天，天破了，漏下好多咸涩的泪水
像银河决了堤

那天，海拼命想爬上岸
狂风揪住它的头发
人心颤栗，痉挛着阵痛

那天，涛声早于我撕心裂肺
海陪我一起嚎啕

那天，父亲被叠进一层海浪的书页
和他的木船，走丢在我童年的故事里

那天，母亲把断腕上仅存的一小块帆布
当作云彩，给天空打上补丁

那天，那块补丁成了
烙在我心头永远无法弥合的疤
一触就渗血

那天，纸钱从此长出翅膀
所有的海鸥都身着素衣

那天，一炷香燃成隔世的炊烟
一根火柴划出闪电

那天，那道闪电像刺向心脏的残剑
那天
——我叫它清明

与春书(外一首)

路玉洪

多么想
在你从北而来的路上，看到一些
如丝柔软的细雨，和一片
遗址上的古城

能够以胸膛里暖风的行走
绕开一张纸上的冰块儿
绕开那些走不到秋天的桃花，和树下慌乱的
马匹

山后的土屋
和土屋旁的草叶儿，多么单薄、柔弱、矮小
多么初始

而这些又如大河滔滔
足可让你发现，你应在一树梨花的盛开中
一手拿着广袤平原上的雪迹
一手拿着柴门

浅春

那些暗藏的成熟，风姿
一如蒙着如火的盖头。等揭开时

先于蝉鸣的急切
让人看到风与枝，与花的纠缠
竟落成一场雨